資治通鑑/卷2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

► 卷二百四

起玄黓敦牂，盡柔兆閹茂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03卷

卷第二百三

【唐紀十九】　起玄黓敦牂，盡柔兆閹茂，凡五年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永淳元年（壬午，公元六八二年）

春，二月，作萬泉宮於藍田。

癸未，改元，赦天下。

戊午，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。上欲令開府置僚屬，問吏部郎中王方慶，對曰：「晉及齊皆嘗立太孫，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，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。」上曰：「自我作古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三王不相襲禮，何為不可！」乃奏置師傅等官。既而上疑其非法，竟不補授。方慶，裒之曾孫也，名緅，以字行。

西突厥阿史那車簿帥十姓反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上以關中饑饉，米斗三百，將幸東都；丙寅，發京師，留太子監國，使劉仁軌、裴炎、薛元超輔之。時出幸倉猝，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。上慮道路多草竊，使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。元忠受詔，即閱視赤縣獄，得盜一人，神采語言異於眾，命釋桎梏，襲冠帶，乘驛以從，與之共食宿，托以詰盜，其人笑許諾。比及東都，士馬萬數，不亡一錢。

辛未，以禮部尚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，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。師未行，行儉薨。

行儉有知人之鑒，初為吏部侍郎，前進士王劇、咸陽尉欒城蘇味道皆未知名。行儉一見，謂之曰：「二君後當相次常銓衡，僕有弱息，願以為托。」是時劇弟勃與華陰楊炯、范陽盧照鄰、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，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，以為必顯達。行儉曰：「士之致遠者，當先器識而後才藝。勃等雖有文華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之器邪！楊子稍沈靜，應至令長；餘得令終幸矣。」既而勃渡海墮水，炯終於盈川令，照鄰惡疾不愈，赴水死，賓王反誅，劇、味道皆典選，如行儉言。行儉為將帥，所引偏裨如程務挺、張虔勖、王方翼、劉敬同、李多祚、黑齒常之，後多為名將。

行儉嘗命左右取犀角、麝香而失之。又敕賜馬及鞍，令史輒馳驟，馬倒，鞍破。二人皆逃去，行儉使人召還，謂曰：「爾曹皆誤耳，何相輕之甚邪！」待之如故。破阿史那都支，得馬腦盤，廣二尺餘，以示將士，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，跌而碎之，惶恐，叩頭流血。行儉笑曰：「爾非故為，何至於是！」不復有追惜之色。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，雜畜稱是，並分給親故及偏裨，數日而盡。

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，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，破虜眾於伊麗水，斬首千餘級。俄而三姓咽面與車薄合兵拒方翼，方翼與戰於熱海，流矢貫方翼臂，方翼以佩刀截之，左右不知。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，方翼知之，悉召會議，陽出軍資賜之，以次引出斬之，會大風，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，誅七十餘人，其徒莫之覺。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、咽面，大破之，擒其酋長三百人，西突厥遂平。閻懷旦等竟不行。方翼尋遷夏州都督，征入，議邊事。上見方翼衣有血漬，問之，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，上視瘡歎息；竟以廢後近屬，不得用而歸。

乙酉，車駕至東都。

丁亥，以黃門侍郎潁川郭待舉、兵部侍郎岑長倩、秘書員外少監、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、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。上欲用待舉等，謂崔知溫曰：「待舉等資任尚淺，且令預聞政事，未可與卿等同名。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，始以平章事為名。長倩，文本之兄子也。

先是，玄同為吏部侍郎，上言銓選之弊，以為：「人君之體，當委任而責成功，所委者當，則所用者自精矣。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，曰：『慎簡乃僚。』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，而天子命其大者也。乃至漢氏，得人皆自州縣補署，五府辟召，然後升於天朝，自魏、晉以來，始專委選部。夫以天下之大，士人之眾，而委之數人之手，用刀筆以量才，按簿書而察行，借使平如權衡，明如水鏡，猶力有所極，照有所窮，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！願略依周、漢之規以救魏、晉之失。」疏奏，不納。

五月，丙午，東都霖雨。乙卯，洛水溢，溺民居千餘家。關中先水後旱、蝗，繼以疾疫，米斗四百，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，人相食。

上既封泰山，欲遍封五嶽，秋，七月，作奉天宮於嵩山南。監察御史裡行李善感諫曰：「陛下封泰山，告太平，致群瑞，與三皇、五帝比隆矣。數年已來，菽粟不稔，餓殍相望，四夷交侵，兵車歲駕；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，乃更廣營宮室，勞役不休，天下莫不失望。臣忝備國家耳目，竊以此為憂！」上雖不納，亦優容之。自褚遂良、韓瑗之死，中外以言為諱，無敢逆意直諫，幾二十年；及善感始諫，天下皆喜，謂之「鳳鳴朝陽」。

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，欲植苑中。宦者科舟載竹，所在縱暴；過荊州，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，上疏切諫，以為：「致遠方異物，煩擾道路，恐非聖人愛人之意。又，小人竊弄威福，虧損皇明。」上謂天後曰：「吾約束不嚴，果為良嗣所怪。」手詔慰諭良嗣，令棄竹江中。良嗣，世長之子也。

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後意，逼零陵王明令自殺，上深惜之，黔府官屬皆坐免官。祐後寢於平閣，與婢妾十餘人共處，夜，失其首。垂拱中，明子零陵王俊、黎國公傑為天後所殺，有司籍其家，得祐首，漆為穢器，題雲謝祐，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。

太子留守京師，頗事游畋，薛元超上疏規諫；上聞之，遣使者慰勞元超，仍召赴東都。

吐蕃將論欽陵寇柘、松、翼等州。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、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、渭等州兵分道御之。

冬，十月，丙寅，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是歲，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、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，據黑沙城反，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，殺嵐州刺史王德茂。右領軍衛將軍、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，虜問唐大將為誰，應之曰：「薛仁貴！」虜曰：「吾聞仁貴流象州，死久矣，何以紿我！。仁貴免胄示之面，虜相顧失色，下馬列拜，稍稍引去。仁貴因奮擊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，捕虜二萬餘人。

吐蕃入寇河源軍，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，八戰八捷。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、左驍衛郎將、河源軍經略副使，曰：「卿有文武材，勿辭也！」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弘道元年（癸未，公元六八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午朔，上行幸奉天宮。

二月，庚午，突厥寇定州，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。乙亥，復寇媯州。三月，庚寅，阿史那骨篤祿、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，執司馬張行師，殺之。遣勝州都督王本立、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。

太子右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，使其舅氏遷舊墓；上聞之，怒曰：「義琰倚勢，乃陵其舅家，不可復知政事！」義琰聞之，不自安，以足疾乞骸骨。庚子，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，致仕。

癸丑，守中書令崔知溫薨。

夏，四月，己未，車駕還東都。

綏州步落稽白鐵余，埋銅佛於地中，久之，草生其上，紿其鄉人曰：「吾於此數見佛光。」擇日集眾掘地，果得之，因曰：「得見聖佛者，百疾皆愈。」遠近赴之。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，得厚施，乃去一囊。數年間，歸信者眾，遂謀作亂。據城平縣，自稱光明聖皇帝，置百官，進攻綏德、大斌二縣，殺官吏，焚民居。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，甲申，攻拔其城，擒鐵余，餘黨悉平。

五月，庚寅，上幸芳桂宮，至合璧宮，遇大雨而還。

乙巳，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，殺刺史李思儉，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，兵敗，為虜所擒。朝議欲廢豐州，遷其百姓於靈、夏。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，以為：「豐州阻河為固，居賊衝要，自秦、漢已來，列為郡縣，土宜耕牧。隋季喪亂，遷百姓於寧、慶二州，致胡虜深侵，以靈、夏為邊境。貞觀之末，募人實之，西北始安。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，靈、夏等州人不安業，非國家之利也！」乃止。

六月，突厥別部寇掠嵐州，偏將楊玄基擊走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立皇孫重福為唐昌王。

庚辰，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；尋以上不豫，改用來年正月。

甲辰，徙相王輪為豫王，更名旦。

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，乞骸骨；許之。

八月，己丑，以將封嵩山，召太子赴東都；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師，以劉仁軌為之副。冬，十月，己卯，太子至東都。

癸亥，車駕幸奉天宮。十一月，丙戌，詔罷來年封嵩山，上疾甚故也。上苦頭重，不能視，召侍醫秦鳴鶴診之，鳴鶴請刺頭出血，可愈。天後在簾中，不欲上疾愈，怒曰：「此可斬也，乃欲於天子頭刺血！」鳴鶴叩頭請命。上曰：「但刺之，未必不佳。」乃刺百會、腦戶二穴。上曰：「吾目似明矣。」後舉手加額曰：「天賜也！」自負彩百匹以賜鳴鶴。

戊戌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，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。

詔太子監國，以裴炎、劉景先、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。

上自奉天宮疾甚，宰相皆不得見。丁未，還東都，百官見於天津橋南。

十二月，丁巳，改元，赦天下。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，氣逆不能乘馬，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。是夜，召裴炎入，受遺詔輔政，上崩於貞觀殿。遺詔太子柩前即位，軍國大事有不決者，兼取天后進止。廢萬泉、芳桂、奉天等宮。庚申，裴炎奏太子未即位，未應宣敕，有要速處分，望宣天後令於中書、門下施行。甲子，中宗即位，尊天后為皇太后，政事鹹取決焉。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，地尊望重，恐其為變，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。

甲戌，以劉仁軌為左僕射，裴炎為中書令；戊寅，以劉景先為侍中。

故事，宰相於門下省議事，謂之政事堂，故長孫無忌為司空，房玄齡為僕射，魏徵為太子太師，皆知門下省事。及裴炎遷中書令，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。

壬午，遣左威衛將軍王果、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、右金吾將軍楊玄儉、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並、益、荊、揚四大都督府，與府司相知鎮守。

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為國子祭酒，罷政事。

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上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光宅元年（甲申，公元六八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朔，改元嗣聖，赦天下。

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；擢後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。

癸巳，以左散騎常侍杜陵韋弘敏為太府卿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，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；裴炎固爭，中宗怒曰：「我以天下與韋玄貞，何不可！而惜侍中邪！」炎懼，白太后，密謀廢立。二月，戊午，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，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、羽林將軍程務挺、張虔勖勒兵入宮，宣太后令，廢中宗為廬陵王，扶下殿。中宗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太后曰：「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，何得無罪！乃幽於別所。己未，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。政事決於太后，居睿宗於別殿，不得有所預。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。後，德威之孫也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，一人言：「向知別無勳賞，不若奉廬陵。」一人起，出詣北門告之。座未散，皆捕得，系羽林獄，言者斬，餘以知反不告皆絞，告者除五品官。告密之端自此興矣。

壬子，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，睿宗之長子。赦天下，改元文明。

庚申，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，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。流韋玄貞於欽州。

太后與劉仁軌書曰：「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，今托公亦猶是矣。」仁軌上疏，辭以衰老不堪居守，因陳呂後禍敗之事以申規戒。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繼璽書慰諭之曰：「今以皇帝諒闇不言，眇身且代親政；遠勞勸戒，復辭衰疾。又云『呂氏見嗤於後代，祿、產貽禍於漢朝』，引喻良深，愧慰交集。公忠貞之操，終始不渝，勁直之風，古今罕比。初聞此語，能不惘然；靜而思之，是為龜鏡。況公先朝舊德，遐邇具瞻，願以匡救為懷，無以暮年致請。」

辛酉，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，檢校故太子賢宅，以備外虞，其實風使殺之。神勣，行恭之子也。

甲子，太后御武成殿，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。丁卯，太后臨軒，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。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，施慘紫帳以視朝。

丁丑，以太常卿、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為侍中；中書侍郎、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三月，丁亥，徙杞王上金為畢王，鄱陽王素節為葛王。

丘神勣至巴州，幽故太子賢於別室，逼令自殺。太后乃歸罪於神勣，戊戌，舉哀於顯福門，貶神勣為疊州刺史。己亥，追封賢為雍王。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。

夏，四月，開府儀同三司、梁州都督滕王元嬰薨。

辛酉，徙畢王上金為澤王，拜蘇州刺史；葛王素節為許王，拜絳州刺史。

癸酉，遷廬陵王於房州；丁丑，又遷於均州故濮王宅。

五月，丙申，高宗靈駕西還。

閏月，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秋，七月，戊午，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崑崙所殺。元睿暗懦，僚屬恣橫，有商舶至，僚屬侵漁不已。商胡訴於元睿，元睿索枷，欲系治之。群胡怒，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，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，無敢近者，登舟入海，追之不及。

溫州大水，流四千餘家。

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。八月，庚寅，葬天皇大帝於乾陵，廟號高宗。

初，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，高宗晚年多疾，百司奏事，每曰：「朕體中不佳，可與元常平章以聞。」元常嘗密言：「中宮威權太重，宜稍抑損。」高宗雖不能用，深以其言為然。及太后稱制，四方爭言符瑞；嵩陽令樊文獻瑞石，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，元常奏：「狀涉諂詐，不可誣罔天下。」太后不悅，出為隴州刺史。元常，子琮之曾孫也。

丙午，太常卿、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。

括州大水，流二千餘家。

九月，甲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旗幟皆從金色。八品以下，舊服青者更服碧。改東都為神都，宮名太初。又改尚書省為文昌台，左、右僕射為左、右相，六曹為天、地、四時六官；門下省為鸞台，中書省為鳳閣，侍中為納言，中書令為內史；御史台為左肅政台，增置右肅政台；其餘省、寺、監、率之名，悉以義類改之。

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，以備突厥。

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，立武氏七廟，太后從之。裴炎諫曰：「太后母臨天下，當示至公，不可私於所親。獨不見呂氏之敗乎！」太后曰：「呂後以權委生者，故及於敗。今吾追尊亡者，何傷乎！」對曰：「事當防微杜漸，不可長耳。」太后不從。己巳，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，妣為夫人；高祖居常為太尉、北平恭肅王，曾祖儉為太尉、金城義康王，祖華為太尉、太原安成王，考士擭為太師、魏定王；祖妣皆為妃。裴炎由是得罪。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。

時諸武用事，唐宗室人人自危，眾心憤惋。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、給事中唐之奇、長安主簿駱賓王、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，敬業貶柳州司馬，敬猷免官，之奇貶括蒼令，賓王貶臨海丞，求仁貶黟令。求仁，正倫之侄也。盩厔尉魏思溫嘗為御史，復被黜。皆會於揚州，各自以失職怨望，乃謀作亂，以匡復廬陵王為辭。

思溫為之謀主，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，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，云「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」。仲璋收敬之繫獄。居數日，敬業乘傳而至，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，云「奉密旨，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，發兵討之。」於是開府庫，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，驅囚徒、工匠數百，授以甲。斬敬之於系所；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，亦斬以徇，僚吏無敢動者。遂起一州之兵，復稱嗣聖元年。開三府，一曰匡復府，二曰英公府，三曰揚州大都督府。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，領揚州大都督。以之奇、求仁為左、右長史，宗臣、仲璋為左、右司馬，思溫為軍師，賓王為記室，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。移檄州縣，略曰：「偽臨朝武氏者，人非溫順，地實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陳，嘗以更衣入侍，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。密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庭之嬖，踐元後於翬翟，陷吾君於聚麀。」又曰：「殺姊屠兄，弒君鴆母，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」又曰：「包藏禍心，竊窺神器。君之愛子，幽之於別宮；賊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」又曰：「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！」又曰：「試觀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！」太后見檄，問曰：「誰所為？」或對曰：「駱賓王。」太后曰：「宰相之過也。人有如此才，而使之流落不偶乎！」

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，紿眾云：「賢不死，亡在此城中，令吾屬舉兵。」因奉以號令。

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。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，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

眙，行舉拒卻之。詔以行舉為游擊將軍，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。

甲申，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，將兵三十萬，以將軍李知士、馬敬臣為之副，以討李敬業。

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、魯王靈夔屬尊位重，屢勸太后因事誅之。太后謀於執政，劉禕之、韋思謙皆無言；內史裴炎獨固爭，太后愈不悅。三思，元慶之子也。

及李敬業舉兵，薛仲璋，炎之甥也，炎欲示閒暇，不汲汲議誅討。太后問計於炎，對曰：「皇帝年長，不親政事，故豎子得以為辭。若太后返政，則不討自平矣。」監察御史藍田崔察聞之，上言：「炎受顧托，大權在己，若無異圖，何故請太后歸政？」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、侍御史檉陽魚承曄鞫之，收炎下獄。炎被收，辭氣不屈。或勸炎遜辭以免，炎曰：「宰相下獄，安有全理！」

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。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范皆曰：「炎，社稷元臣，有功於國，悉心奉上，天下所知，臣敢明其不反。」太后曰：「炎反有端，顧卿不知耳。」對曰：「若裴炎為反，則臣等亦反也。」太后曰：「朕知裴炎反，知卿等不反。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眾，太后皆不聽。俄並景先、元范下獄。丁亥，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台三品，李景諶同鳳閣鸞台平章事。

魏思溫說李敬業曰：「明公以匡復為辭，宜帥大眾鼓行而進，直指洛陽，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，四面響應矣。」薛仲璋曰：「金陵有王氣，且大江天險，足以為固，不如先取常、潤，為定霸之基，然後北向以圖中原，進無不利，退有所歸，此良策也！」思溫曰：「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，憤惋不平，聞公舉事，皆自蒸麥飯為糧，伸鋤為兵，以俟南軍之至。不乘此勢以立大功，乃更蓄縮，欲自謀巢穴，遠近聞之，其誰不解體！」敬業不從，使唐之奇守江都，將兵渡江攻潤州。思溫謂杜求仁曰：「兵勢合則強，分則弱，敬業不並力渡淮，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，敗在眼中矣！」

壬辰，敬業陷潤州，執刺史李思文，以李宗臣代之。思文，敬業之叔父也，知敬業之謀，先遣使間道上變，為敬業所攻，拒守久之，力屈而陷。思溫請斬以徇，敬業不許，謂思文曰：「叔黨於武氏，宜改姓武。」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，敬業將斬之，思溫救之，得免，與思文皆囚於獄中。劉延嗣，審禮從父弟也。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，戰敗，

為敬業所擒，臨以白刃，不屈而死。

丙申，斬裴炎於都亭。炎將死，顧兄弟曰：「兄弟官皆自致，炎無分毫之力，今坐炎流竄，不亦悲乎！」籍沒其家，無甔石之儲。劉景先貶普州刺史，又貶辰州刺史，胡元范流瓊州而死。裴炎弟子太僕寺丞胄先，年十七，上封事請見言事。太后召見，詰之曰：「汝伯父謀反，尚何言？」胄先曰：「臣為陛下畫計耳，安敢訴冤！陛下為李氏婦，先帝棄天下，遽攬朝政，變易嗣子，疏斥李氏，封崇諸武。臣伯父忠於社稷，反誣以罪，戮及子孫。陛下所為如是，臣實惜之！陛下早宜復子明辟，高枕深居，則宗族可全；不然，天下一變，不可復救矣！」太后怒曰：「胡白，小子敢發此言！」命引出。胄先反顧曰：「今用臣言，猶未晚！」如是者三。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，長流瀼州。炎之下獄也，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，劉仁軌問以東都事，嗣宗曰：「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。」仁軌曰：「使人覺之邪？」嗣宗曰：「然。」仁軌曰：「仁軌有奏事，願附使人以聞。」嗣宗曰：「諾。」明日，受仁軌表而還，表言：「嗣宗知裴炎反不言。」太后覽之，命拉嗣宗於殿庭，絞於都亭。

丁酉，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，發塚斫棺，複姓徐氏。

李景諶罷為司賓少卿，以右史武康沈君諒、著作郎崔察為正諫大夫、同平章事。

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，自潤州回軍拒之，屯高郵之下阿溪；使徐敬猷逼淮陰，別將韋超、尉遲昭屯都梁山。

李孝逸軍至臨淮，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，不利，孝逸懼，按兵不進。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：「天下安危，在茲一舉。四方承平日久，忽聞狂狡，注心傾耳以俟其誅。今大軍久留不進，遠近失望，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，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！」孝逸乃引軍而前。壬寅，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，討敬業。

韋超擁眾據都梁山，諸將皆曰：「超憑險自固，士無所施其勇，騎無所展其足；且窮寇死戰，攻之多殺士卒，不如分兵守之，大軍直趣江都，覆其巢穴。」支度使薛克構曰：「超雖據險，其眾非多。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，少留兵則終為後患，不如先擊之，其勢必舉，舉都梁，則淮陰、高郵望風瓦解矣。」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，諸將曰：「不如先

攻敬業，敬業敗，則敬猷不戰自擒矣。若擊敬猷，則敬業引兵救之，是腹背受敵也。」元忠曰：「不然。賊之精兵，盡在下阿，烏合而來，利在一決，萬一失利，大事去矣！敬猷出於博徒，不習軍事，其眾單弱，人情易搖，大軍臨之，駐馬可克。敬業雖欲救之，計程必不能及。我克敬猷，乘勝而進，雖有韓、白不能當其鋒矣。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，非計也。」孝逸從之，引兵擊超，超夜遁；進擊敬猷，敬猷脫身走。

庚申，敬業勒兵阻溪拒守，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，以小舟渡溪先擊之，兵敗，孝祥死，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。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。唐之奇紿其眾曰：「此李孝逸也！」將斬之，三朗大呼曰：「我果毅成三朗，非李將軍也。官軍今大至矣，爾曹破在朝夕。我死，妻子受榮，爾死，妻子籍沒，爾終不及我！」遂斬之。

孝逸等諸軍繼至，戰數不利。孝逸懼，欲引退，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：「風順荻干，此火攻之利。」固請決戰。敬業置陣既久，士卒多疲倦顧望，陣不能整；孝逸進擊之，因風縱火，敬業大敗，斬首七千級，溺死者不可勝紀。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，挈妻子奔潤州，將入海奔高麗；孝逸進屯江都，分遣諸將追之。乙丑，敬業至海陵界，阻風，其將王那相斬敬業、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。餘黨唐之奇、魏思溫皆捕得，傳首神都，揚、潤、楚三州平。

陳岳論曰：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，直指河、洛，專以匡復為事，縱軍敗身戮，亦忠義在焉。而妄希金陵王氣，是真為叛逆，不敗何待！

敬業之起也，名敬猷將兵五千，循江西上，略地和州。前弘文館直學士歷陽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，敬猷不能西。以功拜朝散大夫、成均助教。

丁卯，郭待舉罷為左庶子；以鸞台侍郎韋方質為鳳閣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方質，雲起之孫也。

十二月，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，郭待舉貶岳州刺史。

初，裴炎下獄，單于道安撫大使、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，由是忤旨。務挺素以唐之奇、杜求仁善，或譖之曰：「務挺與裴炎、徐敬業通謀。」癸卯，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，籍沒其家。突厥聞務挺死，所在宴飲相慶；又為務挺立祠，每出師，必禱之。

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，素相親善，且廢後近屬，征下獄，流崖州而死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垂拱元年（乙酉，公元六八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未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太后以徐思文為忠，特免緣坐，拜司僕少卿。謂曰：「敬業改卿姓武，朕今不復奪也。」

庚戌，以騫味道守內史。

戊辰，文昌左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。

二月，癸未，制：「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，不須防守，有撾鼓立石者，令御史受狀以聞。」

乙巳，以春官尚書武承嗣、秋官尚書裴居道、右肅政大夫韋思謙並同鳳閣鸞台三品。

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；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於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，擊之。

正諫大夫、同平章事沈君諒罷。

三月，正諫大夫、同平章事崔察罷。

丙辰，遷廬陵王於房州。

辛酉，武承嗣罷。

辛未，頒《垂拱格》。

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，內史騫味道曰：「此太后處分。」同中書門下三品劉禕之曰：「緣坐改官，由臣下奏請。」太后聞之，夏，四月，丙子，貶味道為青州刺史，加禕之太中大夫。謂侍臣曰：「君臣同體，豈得歸惡於君，引善自取乎！」

癸未，突厥寇代州；淳於處平引兵救之，至忻州，為突厥所敗，死者五千餘人。

五月，丙午，以裴居道為內史。納言王德真流象州。

己酉，以冬官尚書蘇良嗣為納言。

壬戌，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，咸令自舉。

壬申，韋方質同鳳閣鸞台三品。

六月，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台三品。待價，萬石之兄也。

同羅、僕固等諸部叛；遣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之，同羅、僕固等皆敗散。敕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降者。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以文昌左丞魏玄同為鸞台侍郎、同鳳閣鸞台三品。詔自今祀天地，高祖、太宗、高宗皆配坐；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。

九月，丁卯，廣州都督王果討反獠，平之。

冬，十一月，癸卯，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，以討突厥。初，西突厥興昔亡、繼往絕可汗既死，十姓無主，部落多散亡，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，兼崑陵都護，襲興昔亡可汗押出咄陸部落。

麟台正字射洪陳子昂上疏，以為：「朝廷遣使巡察四方，不可任非其人，及刺史、縣令，不可不擇。比年百姓疲於軍旅，不可不安。」其略曰：「夫使不擇人，則黜陟不明，刑罰不中，朋黨者進，貞直者退；徒使百姓修飾道路，送往迎來，無所益也。諺曰：『欲知其人，觀其所使。』不可不慎也。」又曰：「宰相，陛下之腹心；刺史、縣令，陛下之手足；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。」又曰：「天下有危機，禍福因之而生，機靜則有福，機動則有祝，百姓是也。百姓安則樂其生，不安則輕其死，輕其死則無所不至，祆逆乘釁，天下亂矣！」又曰：「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，而信貪佞之臣，冀收夷狄之利，卒以滅亡，其為殷鑒，豈不大哉！」

太后修故白馬寺，以僧懷義為寺主。懷義，鄠人，本姓馮，名小寶，賣藥洛陽市，因千金公主以進，得幸於太后；太后欲令出入禁中，乃度為僧，名懷義。又以其家寒微，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，命紹以季父事之。出入乘御馬，宦者十餘人侍從，士民遇之者皆奔避，有近之者，輒撾其首流血，委之而去，任其生死。見道士則極意毆之，仍髡其發而去。朝貴皆匍匐禮謁，武承嗣、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，為之執轡，懷義視之若無人。多聚無賴少年，度為僧，縱橫犯法，人莫敢言。右台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，懷義遇思勗於途，令從者毆之，幾死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垂拱二年（丙戌，公元六八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。睿宗知太后非誠心，奉表固讓；太后復臨朝稱制。辛酉，赦天下。

二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，聲望甚重；武承嗣等惡之，數譖於太后，左遷施州刺史。

三月，戊申，太后命鑄銅為匭，置之朝堂，以受天下表疏銘。其東曰「延恩」，獻賦頌、求仕進者投之；南曰：「招諫」，言朝政得失者投之；西曰：「伸冤」，有冤抑者投之；北曰：「通玄」，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。命正諫、補闕、拾遺一人掌之，先責識官，乃聽投表疏。

徐敬業之反也，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，敬業敗，僅得免。太后欲周知人間事，保家上書，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。其器共為一室，中有四隔，上各有竅，以受表疏。可入不可出。太后善之。未幾，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，殺傷官軍甚眾，遂伏誅。

太后自徐敬業之反，疑天下人多圖己，又自以久專國事，且內行不正，知宗室大臣怨望，心不服，欲大誅殺以威之。乃盛開告密之門，有告密者，臣下不得問，皆給驛馬，供五品食，使詣行在。雖農夫樵人，皆得召見，廩於客館，所言或稱旨，則不次除官，無實者不問。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，人皆重足屏息。

有胡人索元禮，知太后意，因告密召見，擢為游擊將軍，令案制獄。元禮性殘忍，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，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。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、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，紛紛繼起。興累遷至秋官侍郎，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，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，專以告密為事；欲陷一人，輒令數處俱告，事狀如一。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《羅織經》數千言，教其徒網羅無辜，織成反狀，構造佈置，皆有支節。太后得告密者，輒令元禮等推之，競為訊囚酷法，作大枷，有「定百脈」、「突地吼」、「死豬愁」、「求破家」、「反是實」等名號，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，謂之「鳳皇曬翅」；或以物絆其腰，引枷向前，謂之「驢駒拔撅」；或使跪捧枷，累甓其上，謂之「仙人獻果」；或使立高木之上，引枷尾向後，謂之「玉女登梯」；或倒懸石縋其首，或以醋灌鼻，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，至有腦裂髓出者。每得囚，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，皆戰慄流汗，望風自誣。每有赦令，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，然後宣示。太后以為忠，益寵任之。中外畏此數人，甚於虎狼。

麟台正字陳子昂上疏，以為：「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，將息奸源，究其黨與，遂使陛下大開詔獄，重設嚴刑，有跡涉嫌疑，辭相逮引，莫不窮捕考按。至有奸人熒惑，乘險相誣，糾告疑似，冀圖爵賞，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。臣竊觀當今天下，百姓思安久矣，故揚州構逆，殆有五旬，而海內晏然，纖塵不動，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，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，臣愚闇昧，竊有大惑。伏見諸方告密，囚累百千輩，乃其究竟，百無一實。陛下仁恕，又屈法容之，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仇，睚眥之嫌即稱有密，一人被訟，百人滿獄，使者推捕，冠蓋如市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，天下喁喁，莫知寧所。臣聞隋之末代，天下猶平，楊玄感作亂，不逾月而敗。天下之弊，未至土崩，蒸人之心，猶望樂業。煬帝不悟，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，大窮黨與，海內豪士，無不罹殃；遂至殺人如麻，流血成澤，天下靡然，始思為亂，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。夫大獄一起，不能無濫，冤人吁嗟，感傷和氣，群生癘疫，水旱隨之。人既失業，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。古者明王重慎刑法，蓋懼此也。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，使太子奔走，兵交宮闕，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，宗廟幾覆，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，廓然感悟，夷江充三族，餘獄不論，天下以安爾。古人云：『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』伏願陛下念之！」太后不聽。

夏，四月，太后鑄大儀，置北闕。

以岑長倩為內史。六月，辛未，以蘇良嗣為左相，同鳳閣鸞台三品韋待價為右相。己卯，以韋思謙為納言。

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，懷義偃蹇不為禮；良嗣大怒，命左右捽曳，批其頰數十。懷義訴於太后，太后曰：「阿師當於北門出入，南牙宰相所往來，勿犯也。」

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，故使入禁營造。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，以為：「太宗時，有羅黑黑善彈琵琶，太宗閹為給使，使教宮人。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，欲宮中驅使者，臣請閹之，庶不亂宮闈。」表寢不出。

秋，九月，丁未，以西突闕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，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。

己巳，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，改新豐為慶山縣。四方畢賀。江陵人俞文俊上書：「天氣不和而寒暑並，人氣不和而疣贅生，地氣不和而堆阜出。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，反易剛柔，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。陛下謂之『慶山』，臣以為非慶也。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；不然，殃禍至矣！」太后怒，流於嶺外，後為六道使所殺。

突厥入寇，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；至兩井，遇突厥三千餘人，見唐兵，皆下馬擐甲，常之以二百餘騎沖之，皆棄甲走。日暮，突厥大至，常之令營中燃火，東南又有火起，虜疑有兵相應，遂夜遁。

狄仁傑為寧州刺史。右台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，所至多所按劾，入寧州境，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；翰薦之於朝，征為冬官侍郎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